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  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  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# 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 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  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300 期 | 2020 年 4 月 4 日 星期六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## 心中只把慈严念

■ 章慧敏

父亲离世已经 40 来年了，但自从他落葬苏州的凤凰山公墓后，每年清明节前，我都会梦见他老人家。梦中的父亲可不老，依然是帅气而成熟的样子，而我也还是个爱撒娇的女儿，一如他生前那样，挽住他的胳膊一起去某处，交谈的内容也都是家长里短，我和父亲在梦中相遇的情景总是那样清晰。

亲友们说，我能如此具体地梦见父亲，要么是他在托梦，盼望我早去探视；要么是我的条件反射，该去苏州了。真的，梨花风起的清明，我年年都去苏州扫墓，从没落下过一次。

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今年我一直在纠结：去苏州，还是不去？我特别希望父亲能托个梦给我，可父亲没人我的梦乡。

3 月中旬，我收到了苏州凤凰山公墓的短信，内容是在这个特殊的清明节期间，希望家属用实际行动度过一个健康节俭、绿色安全的清明节，园区也推出了代祭扫服务，还可预约入园祭奠……

眼见清明节近在眼前，父亲怎么还不走进我的梦里呢？我有些沮丧。那天，网上订购的鲜花送到了，在摆弄花儿时，我突然觉得我对父亲的祭奠从来没有单纯地过形式——不烧锡箔、不放供品，献上一棒鲜花，每次，我都是坐在石碑前，默默地在心里陪他说说话，最重要的是我请他放心：那个会撒娇的女儿，现在活得比他还年长，而且活得很滋润、很健康！那么父亲，今年咱也不墨守陈规，等过了这段非常时期，任何时间都可以来看你。

缅怀亲人重在用心，贵在心诚。我深信父亲是理解并始终庇佑女儿的，父亲的形象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，我相信，心里的祭扫同样在寄托思念。

## 视频遥祭忆爸妈

■ 张林凤

自打爸妈相继去世后，我们四个子女携家人，每年都在清明节这天，乘坐大巴到苏州花墩公墓给爸妈扫墓。爸妈是双墓穴，在墓园，我们洒扫墓地，描画墓碑的字，献上鲜花，摆上供品，点一炷香，絮絮叨叨地向爸妈述说描绘着每家的生活。

按照我们家以往的惯例：四个家庭十多个人，每年年夜饭团聚时，就会商量好清明节的扫墓活动。早在去年国庆节家人团聚后，我们就预订好了今年的年夜饭。孰料，一场疫情来势汹汹地袭来。除夕的上午，我们全家统一了思想，年夜饭不再团聚，饭店的费用照付，拿回食材，分与各家自行烹饪年夜饭。而今年的清明节，我们也决定通过视频，隔空相聚，祭奠爸妈，抒发心中的思念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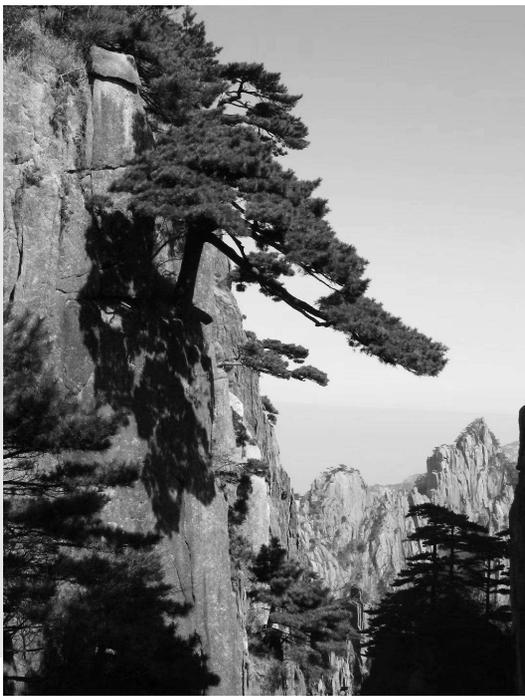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疫情虽然已被控制住，但我们绝不能松懈。相信生前通情达理的爸妈在九泉之下，一定会理解支持我们今年清明不去墓园扫墓的决定。爸妈生前总是教育我们，要做于国家、于社会的有用之才。妈还常用“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”这句话激励我们。“杨家将”“岳飞传”“文天祥”等爱国题材的故事，我们也听了无数遍。

我相信，我们子女视频里相聚的缅怀祭奠，一定会从上海穿越到苏州花墩爸妈墓地的。爸妈的形象和生前的精神，在我们子女心中，是永恒的。

## 老 少 咸 议

一炷清香，带着绵绵的思念，清明时节，扫墓祭祀、缅怀祖先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。我们追忆先人，向远行的生命庄重行礼。非常时期的清明，我们缅怀故人，如今不少老人愿意改变以往的习俗，他们有的选择视频缅怀、有的请人代为祭扫，也有老人忆起了往年清明扎堆祭扫的“漫漫路”……慎终追远，不同的祭扫方式，寄托着同样的思念之情。

## 慎终追远怀先人



摄影 / 潘修范

## 传统文化 流传万世

■ 孔曦

庚子三月十二，是为清明，时年八节之一，节气节日，兼而有之。“冷食方多病，开襟一忻然。”“岭外春过半，途中火又新”。有唐以来，清明之节，融寒食、上巳两节，糅多地多种民俗，扫墓拜祭，礼敬祖先，感恩追始，踏青拔褻，曰春祭。

“二年隔绝黄泉下，尽日悲凉曲水头”。清明前后，整修坟墓，除草添土，挂烧纸钱，供奉祭品，此风俗已行千百余载。因时因地，可墓祭，可庙祭，亦可遥祭。

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。曾随大家族清明祭扫多年，彼时年轻，不以为意。时光荏苒，鬓发微霜，方悟父精母血，养育吾身。吾父吾母，及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高祖父母、外高祖父母……皆承自其父其母。忝得身体发肤，能不感念代代传承之恩？浮生半世，攘攘熙熙，一年之中，应有一日，追思祖先。

“清明来向晚，山绿正光华。杨柳先飞絮，梧桐续放花。”“春城闲望爱晴天，何处风光不眼前。寒食花开千树雪，清明日出万家烟”。踏青，乃清明之次题。当是之时，仲春已尽，暮春方始。草木萌动，桃李开花。经晦暗凛冽之冬日，惜万物欣欣之春景。祭扫毕，多合族不归，趋芳树，择园圃，临河洗浴，祈福消灾。有生必有死，有死方有生。古人睿智，参透生死。亡者已寂寂，生者当惕惕。传统文化，流传万世。

## 澄衷公公已远行

■ 叶良骏

小时候在乡下，清明这天，阿娘带我去扫墓，一个上午要拜两处。一个是在自家田里的“阿爷”，我们拔去野草、摆上供品，然后跪拜。每次阿娘都要哭。另一处是离我村一里路的毕陆朱樊村，墓地很大，还有房子。阿娘指着墓碑说：“这是澄衷公公，他比你阿爷还长一辈。”我不明所以，只是依礼跪拜。阿娘总是絮叨：“澄衷公，保佑阿拉月丽将来当女秀才。”因为年幼，我始终不知他是谁。

直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 110 周年那天，我作为校友回去，又应母校之请，创作舞台剧《天下之利》，才忽然想起幼年时那个“澄衷公公”，正是宁波帮先驱叶澄衷，才明白阿娘带我去祭扫的原因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，我的公公。

叶澄衷是清末上海首富，富起来后，他不忘家乡，做了许多善事，他设的“怀德堂”救助了許多人；他办的“澄衷学堂”和“叶氏义庄”里走出了不少栋梁之才。在建造宁波植物园时，他的墓地被围了进去。叶澄衷，永久安卧在故乡的苍树绿竹之中。

连续多年，我都回乡祭扫，今年，无法回去。澄衷公公身后萧条，想到阿娘说过：“人有后代，坟头就不会长草。”我还是要去祭扫，我请了一位族亲代我去墓地，她清扫墓碑墓道，一束鲜花代替了香烛。隔着时空，我向澄衷公公虔诚地鞠躬。

澄衷公公要活着，今年已 180 岁，已经走得很远了。但他爱国爱乡，积德行善的精神，将开枝散叶，代代相传，永远荫护着一方热土，也深深影响着我。我会永远纪念他。

## 扎堆祭扫漫漫路

■ 弓之长

中国的地方民俗，亡者归土，家人扫墓，讲究在清明正日脚，而且必须持续三年。

第一年，我们没有经验，以为大概早上八点钟左右到达地处青浦的陵园，应该会比较从容。考虑到这天祭扫者众多，道路要比平时拥挤一点，所以我们决定六点半在中山公园集合出发，估计留足了时间，大概率会在八点之前到达。

然而，现实给予我们狠狠一击——六点半许，我们开车上了延安高架。起先还算通畅；过了徐泾，明显感觉车流密度增大，速度只能在 30 码之内。开开停停，下了嘉定匝道，已近十点了。想想再开几公里就可到达，一颗心就放下了。

转了个弯，只见道路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往陵园方向的车，像患了肠梗阻，几乎不动；难得前面的轮子滚了几滚，我们好像关禁闭的人突然被释放，赶快紧紧跟了上去。

到了一个岔路口，已经十一点多了，可以看到陵园的一个塔的塔尖，“胜利在望”啦。可是突然走来几个值勤人员指导所有车辆分流。我们被分流去往陵园相反方向的一条路。为啥？据说这条路是条小路，平时少人走，可能会快些。好呀，我们感到捡到了“皮夹子”！可是刚拐过去没多久，发现不对，前面依旧堵得厉害，而且原路已经退回不了。堵啊堵啊，堵得口干舌燥，心情焦躁，一直在踩刹车，一踩就是十分钟。有时干脆熄火，但刚一熄火，前面车的轮子又转了几圈，不得已再点火发动，跟了上去。进入陵园，已是下午 1 点半了……

痛定思痛，第二年，我们相约凌晨 3 点出发……